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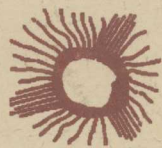
《内蒙古三少数民族自述》丛书之二

SHU SHUO E WEN KE

述说

鄂温克

乌热而图◎编著



远方出版社

述说

SHU SHUO E WEN KE

鄂温克

乌热而图◎编著



25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述说鄂温克/乌热而图编著. —2 版.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80595 - 168 - 3

I. 述… II. ①乌… III. 鄂温克族 - 概况 - 中国 IV. K282.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4982 号

述说鄂温克

-
- | | |
|------|--|
| 编 著 | 乌热而图 |
| 责任编辑 | 陈莎莎 |
| 封面设计 | 晓 乔 |
| 版面设计 | 韩 芳 |
| 出版发行 | 远方出版社 |
| 社 址 |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话 0471 - 4919981 邮编 010010)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内蒙古恩科赛美好彩色印刷公司 |
| 开 本 | 880 × 1230 1/32 |
| 印 张 | 13.25 |
| 字 数 | 360 千 |
| 版 次 | 2009 年 8 月第 2 版 |
| 印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595 - 168 - 3 |
| 定 价 | 38.00 元 |
-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再版序言

1995年,我编著了《述说鄂温克》一书。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远方出版社准备将其修订再版,借此机会,我再说上几句话。当初,编辑这本书的目的明确,心情也很急切,是为了抢救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尤其是为了维护鄂温克民族记忆的连续性。现在看来,这一行动非常必要,也是很有价值的。在这十余年中,我所采访过的鄂温克族代表人物,已有近十位告别了人世,带走了他们所传承的民族知识、情感,以及独特的人生阅历。在他们中间,有所敬仰的老前辈满都呼,他是我父亲的挚友;还有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乌云达赉先生。尤其是乌云达赉先生的辞世,对鄂温克民族来说损失重大,他曾独步于鄂温克民族起源研究的历史学领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人望其项背。好在,《述说鄂温克》一书在这一方面有所弥补,及时地记录了他们的人生智慧,描述了其人生作为。如今,对鄂温克民族来说,这部书已经具有文献价值了。

时至今日,鄂温克民族的经济状态已有很大改观,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是,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仍然是一个需要花大力气研

究的重点课题。在民族语言、民间习俗、以及传统价值观的继承上,实际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好在,已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已经或正在准备加入到相关的行动中来,这是让人高兴的事情。

一个民族的事物不仅仅属于他们自己,而民族的文化更是如此。

乌热而图

2009年6月27日

致读者

本书选择几十位鄂温克族代表性人物为采访对象，以自述方式追忆人生历程，以及与鄂温克民族整体相关的经历。无疑这将涉及几代人的情感、追求、理想、命运，时间跨度超出半个世纪。

编撰本书的原初立意是想以接近于真实的形式，把握一个没有文字，人口总数两万余人的生存群体近 50 年的演化轨迹，以便对其即将成为过去的一切保持记忆的清晰。

记忆的完整对自我尊重的民族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追溯历史的记忆，从古老的鄂温克以其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习俗、共同心理素质的群体形成之日，千百年来积累的生存经验、有关部族起源等久远信息，仅仅凭借一代又一代的口头述说顽强地存留下来。但那是一条脆弱的、锈蚀的链条，早已铸就了不可更改的缺陷，有关民族母体生成的轨迹仅以破碎的残片昭示后人，在苍茫时空中抛下了待解之谜。

历史意识的欠缺与失落，一度遮蔽了这一古老民族的视野。

富有生机的民族无不走过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在

其立足的基点面对着未来。

繁荣也发展是当今的共同话题,是不同民族步入当代社会面临的最新挑战。迎接这一挑战尚需具备某些基本素质,诸如悠久的文化传统、民族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可以说,这一综合素质是考察民族现状、预测其未来的前提。

本书关注的是鄂温克民族整体的精神状态、历史意识、文化传统的继承以及民族语言的使用与保留等诸多问题。

具体地说,古老的鄂温克民族在社会一体化进程中,以“小聚居大分散”的人口分布特点,凭借原始的自然经济向现代社会跨进,期间不可避免地面临民族传统的衰微、民间习俗的消散,其甚至连保留母语的鲜活都将成为无法回避的难题。在这里从文化角度思索,某一民族文化特性的承袭与固守,其重要性并非仅仅作用于自身,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完全符合更多人的更大利益,符合未来的多样化生存需求。

鄂温克作为一个生存共同体,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变迁,承受了若干次部族大迁徙,在冷酷的历史面前不只作为幸存者,而是以自身的文化特质长久地保持着活力。那么凝聚鄂温克民族的精神是什么?它存于有待破解的历史断层中,还是依附在飘忽不定的风俗民情里?这是我多年来探索的主题。细心的读者也许会从我所选择的十几位鄂温克民族代表性人物的人生经历中,感受或分辨出哪些行为属于政治的引导与驱动,哪些精神气度显

■ 致读者

露出鄂温克民族的原本之色。这一些,如果读者有所感悟,带给我的无疑是极大的欣慰。

乌热而图

1996年6月18日

目 录

1	再版前言	乌热而图
3	致读者	乌热而图
1	追忆往事	沙 驼
78	鄂温克民族是有自己的传统	满都呼
119	岁月的追述	卓利格图
155	我的自传	涂 敏
171	往事的回顾与思索	吴守贵
216	关键是把握一种内在的节奏	明 太
222	鄂温克史论十题	乌云达赉
270	谈谈鄂温克族自治区旗旗委书记图雅巴雅尔同志	满都呼等
276	谈谈鄂温克族自治旗旗长乌尼满都同志	满都呼等
288	民族工作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工作	

	 涂 荣
314	在他身上体现了民族性格——纪念叶喜丹巴同志
	 满都呼等
333	讷莫尔鄂温克人的出色代表——乌嫩其同志
	 敖登衽等
339	寻找鄂温克人的灵魂,表述民族的声音
	 乌热而图
345	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和风俗给我带来了快乐
	 哈赫尔
350	我从小生活在草原
	 贺兴格
354	鄂温克母语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朝 克
379	鄂温克人的传统音乐具有代表我们民族身份的意义
	 乌日娜
382	谈谈我们家族的萨满
	 何秀芝
388	鄂温克使鹿部落之子——何林
	 孔繁志
398	谈谈我们的前辈
	 宝迪扎布
403	附录文史资料一
	《内蒙古党委关于索伦、通古斯、雅库特民族统一
	名称和推行区域自治问题的决定》
405	附录文史资料二
	《关于在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族人民群众中

■ 目 录

409	进一步酝酿统一改称鄂温克民族名称的通知》
	后 记

追忆往事

沙驼 鄂温克族,武力斯氏,原籍莫力达瓦旗,1926年8月出生。1945年10月在洮河民主大同盟工作;1946年1月在嫩江省第二专员公署布西(尼尔基)工作大队当工作队员;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4月任内蒙人民自卫军第5师政治部科长;同年被推选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纳文慕仁盟分会委员;1946年11月调齐齐哈尔东北军政大学第三支队学习、工作,是支队的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书记;1947年1月任齐齐哈尔蒙古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代校长;1947年7月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5师教导团政委、党总支部书记;1948年初任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独立3团副政委、党总支部书记兼政治处主任;1948年11月在内蒙古党校学习;1949年5月留校工作,任教育干事、教员、校总支委员、副处长、教研室主任;1952年12月任内蒙古东部区党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教育长、教育长、党委副书记;1956年1月任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学习室主任;1956年7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内蒙古党委机关党委委员;1965年5月为内蒙古党委政治研究室负责人,9月任内蒙古党委《实践》编辑部副总编辑;1966年8月靠边站,受审查,被夺权;1967年7月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筹委会接待组召集人;1967年12月在《实践》杂志社隔离,“管护”审查,后受命参加唐山学习班、内蒙古“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审查;1973年4月任内蒙古党校党的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1981年12月任内蒙古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校长、书记;1988年5月

任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他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协第三届委员,第四、五届常委。

沙驼同志在1993年5月换届时离开了内蒙古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岗位,仍担任着不少社会职务。主要有: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研究会名誉会长,内蒙古自治区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教育基金会副会长,内蒙古自治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顾问,内蒙古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会特邀顾问,内蒙古自治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常务副主席等。

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因提议统一鄂温克族名称和建立鄂温克族自治旗等问题,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行政降两级处分,并被下放劳动多年。后于1962年12月甄别平反。

1995年8月、1996年4月初重新改写了录音整理稿。

因受篇幅所限,这里重点选用了他早期参加革命工作,以及在呼伦贝尔盟地区等活动经历的主要篇章。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去年初秋,乌热而图同志来呼和浩特到我家,告诉我他要请本民族的些老同志谈谈自己的生平,以出版一本访谈录形式的集子,其中包括我。

说起来,我原来并没有过叙述自己生平见诸书刊的打算。一方面,我虽然年已70,参加工作也逾半个世纪,在党的哺育下还算跟上了形势,未致落伍,可是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具有特色的经历写出来可资后人;另一方面,虽然有些亲身经历,写出来或许有利于地方史料的充实,或有助于澄清一些史实,但这样的事例毕竟不多,不是非以写生平才能解决的,本可不必发表个人的生平来占用

■ 追忆往事

纸和他人的精力。

话虽如此,但“恭敬不如从命”,我还是欣然同意,随即谈了20多个小时,任他录音。到了12月初,他寄来了由他亲手整理的3万字的“访谈录”给我,要我尽快过目修改后寄还给他。今年元月,他来呼开会期间又来找我询问情况。那期间,我虽然看过一遍整理稿,但因做过胆囊手术正在恢复期,根本无暇动手审理这件事。于是,跟他谈妥仍按访谈录的形式修改出来交给他,由他按出版要求增删定稿。我从3月初开始动手修改,形成现在拿出的这份东西。修改过程中,虽然并未展开细述,竟然比原整理稿增加了一倍的篇幅。其原因是,我想既然要出,就应起码交待出一个轮廓,给人以整体感,否则只能说是片断的回忆,而不是生平的叙述了。众所周知,我们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是集我国创业期、过渡期、转变期的不平凡的伟大时代,即使是一个平凡的人,投入这样一个时代所留下的“雪泥鸿爪”,也必然会折射出这“普照之光”的某些斑斓彩纹,这些或对愿意领略这一时代光辉的人,特别是后生们会有所裨益。

当然,回忆、自述的范围都是过去实实在在的经历,是不能再创造的,只能遵守“一是一,二是二”的原则。更何况自己的经历本身平实无华,且为避免增加过多篇幅未做细节描述,也未对事实进行分析和议论,读起来难免干瘪、枯燥,这是预求见谅的。至于其他种种,只有囑望读到此篇的诸公予以评正了。

(1996年4月初)

我的童年

关于我的家世

我的籍贯是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县汗古尔河镇东坤浅村,属于鄂温克族武力斯哈拉,是当地的元站居民。

武力斯哈拉的人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移居到这里的,现在很难说得准。我小时候听老人们讲过坤浅已建村二三百年了。那么到现在,应该说至少也有三百年的光景。据现存的家谱记载,第一人德日布,是索伦、达斡尔的“乌黑尔达”,生有3男,也都曾有官职。如卜奎是“梅林”、“扎兰”;卜瑞是“吉穆丹”、西尔汗的“乌黑尔达”;呼尔根的记载缺失。他们也各有三五男儿,据传当时是居住在齐齐哈尔一带的。卜奎等逝世之后,其后人们迁移到坤浅、汗古尔河这一带,在方圆约10公里范围里分几处建了村,传到现在的就是东坤浅和东、西汗古尔河3个村庄。我们家直到本世纪20年代初,到我祖父逝世后止,都是在坤浅村居住的。

坤浅地处莫力达瓦旗的最南端,在嫩江中游北岸3公里,隔江往南就是拉哈了。原来嫩江渡口曾设在坤浅之南,所以这里曾是从查哈阳和平阳镇去拉哈站的要道,从习惯上称为江西,属西布特哈地区。北面的4公里处就是东、西汗古尔河,再往北直到诺敏河沿岸也都是鄂温克族村庄。西边进甘南县境内,也有过3个鄂温克族村庄,江南岸属讷河境地,稍偏西是占印村、杨树林等7个“嘎卜卡”村了。直到30年代这里还是以鄂温克族为主的。此后汉族移民多了,到1945年时汉族就占了绝对多数。后来鄂温克族居民陆续迁走,现在已成了一个汉族大村庄,而且村庄增加,坤浅村本身也称为东坤浅了。当时的坤浅,东部和南部河流纵横,村周

■ 追忆往事

围树木葱葱,从村外是只见树木,看不到房舍的。当时虽属农业区,但过去鄂温克族居民除自食的口粮和蔬菜外,很少扩大经营,主要劳力多是在渡口当船工摆渡或者上山伐木放筏子,因不善经营大都是在贫困线上挣扎。我父亲在祖父逝世后,携我祖母和两个小叔父,迁到了黑龙江省现讷河市鄂温克民族乡的杨树林村。我在1926年的阴历8月15日(按公历应是9月21日)出生在这里。

杨树林村,在坤甸的偏西南方向,距离约15公里,在嫩江南岸5华里处,当时是个纯鄂温克族村庄,属于东布特哈。原有20几户人家中,只有过一户姓谭的汉族人家,不久也迁走了;另外有两户达斡尔族,都是当地鄂温克族人的女婿或亲戚。所以这里的主语是鄂温克语,但大都也通达斡尔语。这个村鄂温克语称为有杨树的“嘎卜卡”,可是在外界就被通称为杨树林村了。该村东边、北边到西北环绕着小树林,虽叫成杨树林,实际除松柏外各种杂树都有,如山里红、山丁子、稠李子等树就很多;村西有个约两平方公里的小泡子,雨水大时形成大湖,是本地夏季游泳的场所。因为人们一般是不去几华里路外的嫩江游泳的。这个村也属农区,大部分人家都是以农为主的,但大户不多,村周围荒野连成片,也有不少榛子和酸枣树、旱条子等灌木。我们家就在村东头小山丘下,自己盖了两大间茅草房,套有大院,并有两亩来的园地。但没有大田,大畜是时有时无,但最多未超过两头(含奶牛),吃粮靠从市场购买。当时我父亲在占印村(鄂温克语改为大“嘎布卡”)的北“巴音”(财主)家运货的“对子船”上当船工,人们称他为舵公或船达,往来于齐齐哈尔和嫩江(墨尔根)之间。一起过的两个叔父有时也到船上当船工,但多是为公家或私人揽放排木,宅旁园地则由我母亲等经营,另外还饲养些猪鸡等。在封冻季节,我父亲就在拉哈街的商号当店员,站栏柜,两个叔父则在外面找活打零工。总的说,虽然父辈们都很勤劳,船工的收入也比一般无地农民多,又没

有嗜酒等习惯,但家境仍很不富裕,只能勉强过得去。而且由于是靠工钱度日,有时也出现接济不上的情况,不得不以东挪西借来维持。好在村中多数是亲友,我们家信誉也好,没有断炊挨过饿。我记事的童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度过的,以后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

1940年,在我上高小二年级时,我们家又迁回了莫力达瓦旗的坤浅家。一方面是因为从富裕(原叫宁年)到嫩江(站)的铁路修通运营后,货运的船主因水运货物减少而停止经营,我父亲等随之转到并基本稳定在坤浅的嫩江渡口做工,迁回来便于照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那时有了“兴安东省”地区按日伪搞“指定部落”,发放贷款,从黑龙江和黑河地区往回移达斡尔、鄂温克族人到本地各旗的机会。那时,许多都是整村迁移来建立了新村,不过“嘎卜卡”一带都没有动,只有我们一家分别报成三户参加,迁回了坤浅。当时卖掉在杨树林的房屋等,加上领取的贷款在坤浅购置旧房又盖了3间新茅草房。同时开始在原族籍地上由叔父们关照,租用牛犊开荒。直到我父亲在1943年逝世为止,每年开三四垧,共开了十来垧,种漫撒籽的地。从1944年起招佃户经营了两年。我父亲逝世后,我母亲带我弟弟们投奔到了我哥哥处。1945年冬我大叔父去世,仅有的耕牛也被盗,就无力招佃户,土地也就给别人种了,没人种的撩了荒。这样,我们家实际上始终也没有转成农业户。1947年土改时根据收入和生活来源情况定成了贫农成份。

初上私塾

30年代初,当我开始记事的时候,正值“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的荒乱年代。虽然战争未波及到乡下,但红枪会、土匪四起,有那么两年曾接连不断地来骚扰。不过这一带还从未发生过杀人放火的事,而且不久就平静下来了。“陆军”(当地对东北军的称呼)也曾经来过两次,大概是从齐齐哈尔、富拉尔基一带